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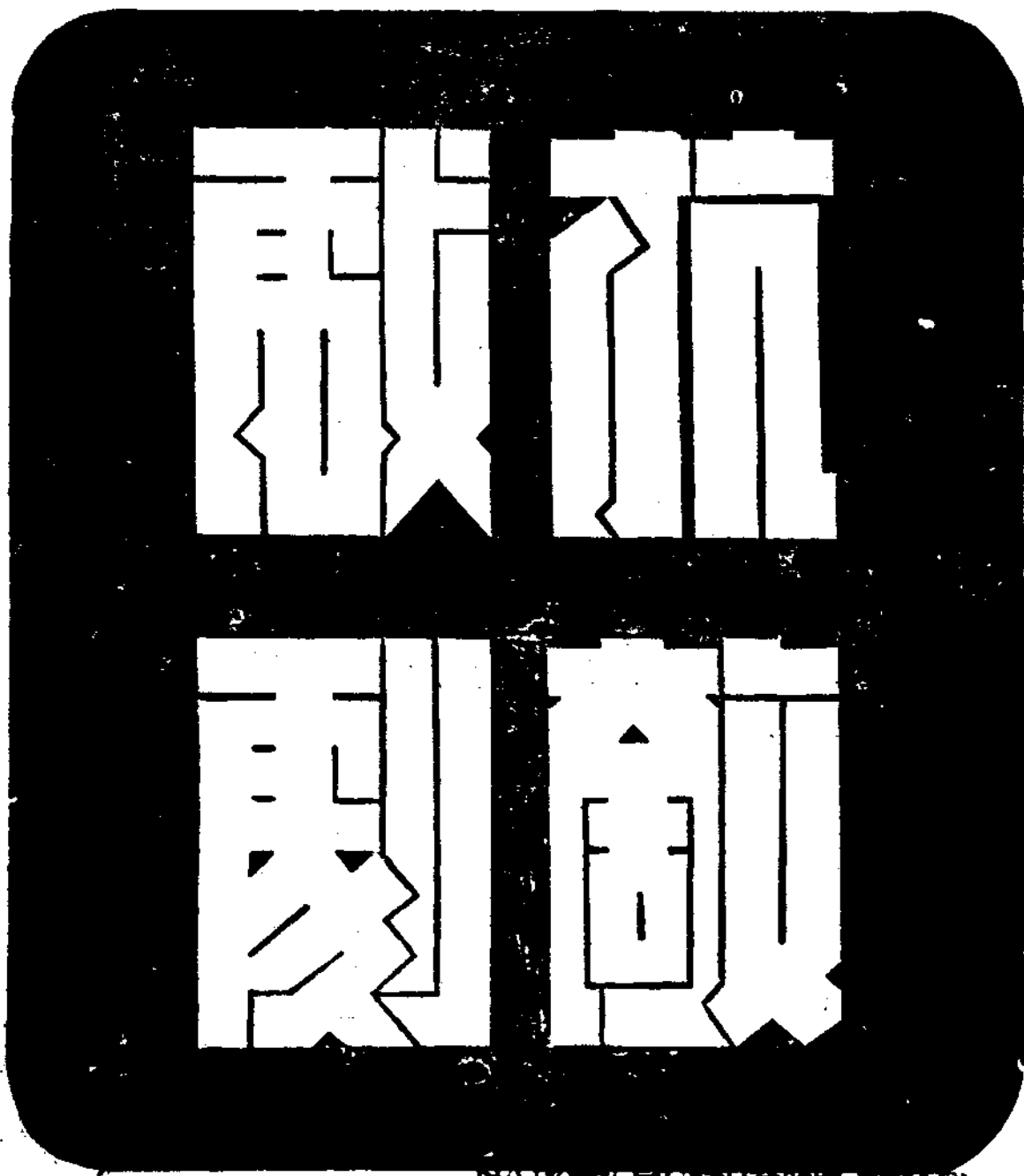
9

● 期九第卷二第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印行

民國廿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每册國幣一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抗敵戲劇月刊

## 第二卷第九期目錄

閩劇的存在及改良的再商榷

舒謙

紅色馬 (獨幕劇)

張家浩

在湖南的一年

丁浪

怎樣能做到親切

史亮

永安抗建劇社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林競志

嶺上梅 (獨幕劇)

陳啟肅

國內動態

草燃

本省動態

草燃

抗敵戲劇(月刊)

第二卷第九期

廿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福建省抗敵後援會  
抗敵劇團編選股

發行者：福建省抗敵後援會  
宣傳部

印刷者：建國出版社

代售：國內各書店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

定價	半	全
	角	元
	六	二
	角	角

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 閩劇的存及改良再商權

· 謙 舒 ·

不必去找出許多論據，僅就起碼的一種讀書方法及我們普通的知識來說：藝術之應與生活、思想、社會價值等統一，才談得上藝術價值。所以說藝術之必須是生活的思想的社會化，即因其能統一。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想，絕不能與社會價值脫離；藝術，是由這裏而形象出來的，更無法超現實而存在。比喻說：抗戰戲劇應該堅決的擁護抗戰到底，應該無情的執行其反日反漢奸的任務，以期達到最後勝利的這個階段，才有藝術價值。倘若，藝術與思想生活或社會價值不能統一，這藝術還有什麼價值呢？就像：張資平、周作人等躲在敵人的槍刺下寫其讚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漢奸走狗等的投降妥協的文藝作品，這也有藝術價值嗎？

用純藝術的眼光論藝術價值，是「瞎子」，同樣的，我們不能把純藝術論來看閩劇，因為閩劇與現實價值早就脫節了。若說閩劇作為娛樂而募捐的一種工具，似乎還不至怎樣給人家否定；若說藉閩劇來作為民衆宣傳民衆動員的一種文化武器，那就談不到，失了現實價值的藝術，最多只能當作一種「古董」看。爲了閩劇不是一般民衆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就極不相容的寄生在社會形式內，如是，它惟有一天一天的沒落下去。

筆者在「閩劇的存在及改良的商榷」一文裏，說閩劇無藝術價值，現在當能更進一步的明瞭了。由此基點，進而論到閩劇的「非現實動作」及「無時代意識」，這裏無須再加以長篇的註脚：一種藝術的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沒有內容，形式的存在是談不到的。這應該是極膚淺的一種常識罷。

提到內容與形式問題，使會聯想到揚棄及利用舊形式問題，「有些舊形式，如五更鼓孟姜女之類的應當捨棄，到現在似乎已經是一致的見解了。」（註一）一般討論閩劇問題都固執在應否改良的問題，因爲近視的拘於「改良」方面，對揚棄選擇這方面便不願意說了。閩劇被認爲是一種舊形式，由是什麼「內容」都強制的裁進去，如「西樂」，（註二）「現實派與表現派的動作」（註三）等。由於閩劇被認爲「最解放的」（註四）原因，所以什麼都來，而將閩劇淪成一個第三期花柳病的妓女，藝術沒有統一的內容與形式，強其作為民衆救政治動員的一種，是最滑稽的一回事。

記得在什麼地方曾看過有人這樣主張：「舊劇可演歷史劇，但不得影射現在」，（記不清是出自那篇文章——筆者）閩劇是舊劇之一，假如主張在形式方面「多參考西洋歌劇以作本質之改進」，（註五）「在音樂進行時不妨採用一點跳舞式的動作」，（註六）動作方面主張「逐漸取消其現存的象徵派的動作，而用現實派與表現派的動作」，（註七）這是不東不西，不新不舊，弄得人家啼笑皆非。憑上述的改良辦法，應該變成十分之九的話劇，而非閩劇了。就是話劇，我們是需要一種「爲中國老百姓

南京圖書局

姓所喜見樂聞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中國民族形式的話劇，（除開西洋流入中國的不合於中國民族形式的那種話劇；同時，抗戰後產生的街頭劇，幕表劇，活報等，是中國新的民族形式的話劇。）——（筆者）正如「被話劇（不合於中國民族形式的西洋話劇）——（筆者）及西洋音樂的外衣的色彩所迷亂了你的眼」（註）的值得反省。

同時，我們處理或利用舊形式問題，應該是不迷惑於舊形式，不過分的強調舊形式，而不至投降於舊形式。

本刊八期金戈君的「閩劇的存在性及改良路線」太文裏，就犯上了這種傾向，對舊形式極端的保守，把舊形式視為唯一的法寶，這「將是藝術創造的絕路」。（註二）

筆者以為藝術有漸變也有突變；突變之前，曾經一個漸變時期，文藝復興，不特只脫去「神學」的外衣，因其含有「再生」及「新生」的兩重意義，不特「逐漸的探索知識的及想像的享樂，不特引導他們到享樂的，古代的，已經被遺忘了的各種泉源，並且要指示他們更新的泉源——各種新的經驗，種種新的詩材，及新的藝術形式」（註三）所以自但丁的「神曲」至薄伽丘的「十日談」，再至法蘭西之拉勃萊，西班牙之西萬提斯和英吉利之莎士比亞，由這些人的作品看來，內容與形式都顯明的變了，即所謂「新的詩材，新的藝術形式」。不特如此，語言方面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如「德國的語言是經過哥德這一巨匠而發展起來的，德國的語言是經過希金這偉大作家而發表起來的。」（註四）所謂語言，不是沿用封建意識的語彙，更非抄入新的術語。閩劇是在漸變中，但不斷的趨於沒落，沒落的最後階段便是消滅。這就是突變。金戈君曾承認「眠曲退下了中國劇壇，讓位於皮簧等民間藝術。」（註）這種引證應該是突變罷；但金戈君却加以否認。

綜上所說，閩劇是沒有前途的，已然很明顯得了一點根據，金戈君為了「糾正藝術價值，對於舊形式一概認為都可以加入新內容」及對於藝術的突變漸變問題，未有深切的明瞭，所以認為閩劇可以存在，改良可以成功。

拙作「閩劇的存在及改良的商榷」一文裏，最後曾提供過：閩劇在原則上不需要存在的，所謂改良即着重於統制，為關心藝員的生活，暫時予以補救，但非永遠維持下去，另一方面指導其演歷史劇，不演現代劇，或影射現代人事。

筆者再補充一點意見：假如認為閩劇改良以後可供宣傳之用，那末要把它搬到鄉間去，比較有意義一點，也儘金戈君所云閩劇是民間藝術之一，到鄉間去還合理些。不過閩劇在目前看來，能否到鄉間去，是個極大的問題，（一）各班的經費來源出自何處？如果到農村去賣錢，就失了宣傳的意義；若不行此路，藝員的生活便無着，政府方面出資支持，現在還談不到。（二）改良人材極感缺乏，閩劇有其獨特的形式及音樂，不是單單參考西洋音樂及現實派表現派的動作，就算是改良的成功。

最後附帶解析兩點：（一）福建土戲有幾種，及（二）紹興戲是否味劇，藉得向金戈君聲明一下。

（一）福建土戲除開閩劇（或稱福州戲）外，還有興化戲（流行莆田仙遊泉州一帶），下南戲（流行漳州海澄廈門一帶）。（二）紹興戲亦名紹興文戲，或越劇，越劇原分高調，亂彈，帳棚班三種，嵊縣班（或稱嵊縣）乃高調亂彈等混合而成，故名之為紹興戲並無不可。金戈君所謂紹興戲「是另外一種歌劇，皆由男子所扮演者」（註）筆者則未看到此種戲。

凡有（註）字，均見前期刊金戈君的「閩劇的存在性及改良路線」。

（註一）文陣三卷三期潘梓年：「文藝作家的努力」

（註二）文學月報二期葛一虹：「關於民族形式」

（註三）徐懋庸著「文藝思潮小史」三三六頁

（註四）文學月報二期潘梓年：「文藝的民族形式」

（完）

紅 色 馬

張家浩

獨 幕 劇

時：初秋之夜。

地：天津

人：

文波：二十五歲灰色黨領袖。

士杰：二十三歲灰色黨黨員波弟。

佐藤：三十五歲日本陸軍司令。

玉田：四十餘歲司令勤務。

岡本：三十餘歲憲兵隊長

報告員

景：佐藤私人辦公室，（附平面圖）

啓幕：室內黑暗，外面正下着小雨，能夠明晰的聽見遠處的隱雷聲，和不大大的風聲藉，有從窗戶反射進來的電光，可以模糊的見着室內的人影。

波（幕啓後稍待，由沙發椅后出現，手持電筒，在室內各處照射，最後照在辦公桌上，才慢慢的移至桌邊，從容的在身上拿出鑰匙，試開抽屜，正在工作時突然窗布上現一高

大黑影，一手持槍，一手持電筒，從窗戶翻身躍進，落地的響聲，驚動了在室內工作的波，波急速避至沙發後，轉過電筒，並出手槍預防不測，電筒光照射在進來人的手槍上，進來人的電筒光也正照射在波的鎗上，彼此對照，約莫五秒鐘波才開口）誰！

杰 我！  
波 士杰！（立起身從沙發後走至辦公桌邊）  
杰 噢！怎麼樣，到手了嗎？  
波 還沒有！  
杰 在什麼地方？  
波 大概在抽屜裏！  
杰 趕快罷！  
波 開不開！  
杰 鑰匙？  
波 在這兒。（遞鑰匙與杰）  
杰 你聽着，當心有人。（接過鑰匙轉

身至桌邊開抽屜）  
波 好，（持鎗至台中巡視）  
杰 （迅速地奔至桌邊開抽屜，抽屜不能開）開不開，這怎麼辦哩，（嘩嘩對波）噯，是不是在這裏頭？  
波 今天上午，他開會回來，帶來一大卷文件，我親眼看見他放在這裏頭的，可是我不知道那個計劃書是不是跟那些文件放在一塊？  
杰 還有別的地方嗎？  
波 沒有，我想一定在這裏頭！  
杰 （迅速地又奔至桌邊開抽屜）佐藤會不會馬上就回來？  
波 這可說不定，他出去已經好幾個鐘頭了，噯，炸會場的事情怎麼辦，他們都去了嗎？  
杰 早就佈置好了，一有機會立刻就動手，（低頭開抽屜，波機警地走至門口靜聽）其他的地方，聽見炸會場的炸彈一聲……（突然室外有

腳步咳嗽聲)

波 (急速以眼睛的表情與手勢制止杰的說話) 嘘……有人!

杰 啊! (驚恐立起兩手撐着窗口)

波 (迅速奔至棹邊) 快走!

(二人從容由窗口退，室外雷風聲大作)

田 (推門進，懶洋洋的打着呵欠，走至內室門，開室內燈，略整室內物，倒茶放棹上，忽室外有腳步聲，田拉門稍待，佐維持文件進，田急接雨衣掛衣架上走至沙發)

佐 將手中文件放棹上，卸帽，舉杯嗽口吐痰盂內，並喝茶三口，開抽屜將文件擲內。(我出去以後，有人來過嗎?)

田 沒有。

佐 有電話來嗎?

田 沒有。

佐 (自語) 奇怪，怎麼沒有。

田 你出去以後，我一直在外面，沒有聽見電話響。

佐 好罷，你去!

田 (轉身下至門口，被佐叫回。)

佐 嚟，回來! 你當心，這幾天外面的情形很緊張，一遇什麼事，立刻就

報告我!

田 是! (下)

佐 (在室內略踱步，突然開抽屜，拿出文件翻閱，并對照地圖，田復推門進，佐急速坐下。)

田 報告司令!

佐 什麼事?

田 這兒有封信。(雙手呈上)

佐 (接信) 那兒來的?

田 海軍司令部來的。(田下佐看信)

佐 (閱畢) 哼，他們這幾天活動了真利害，媽的，支那維持會的一般混

蛋吃飽飯不知在幹些什麼?(坐下)

田 (游擊隊、便衣隊鬧得這麼利害，他們怎麼一點辦法都沒有，真是一羣蠢豬，不值錢的狗(想一想)我得派人去消滅他們!)

佐 (推門進) 文波小姐來了!

田 (下)

佐 (下) (佐鎖文件在抽屜內，看看自己的服裝，速進內室)

田 (引波進)

波 請坐!

田 好，嚟，司令到那兒去啦!(語調略長)

波 在裏邊，一會兒就出來。(倒茶點

佐

煙向裏屋望) 啊，司令來了。

佐 (從裏屋整容出) 文波，你來了，

(走至波處)

波 你怎麼在家，沒有去。

佐 我剛回來!

波 今天你到什麼地方去啦!

佐 我到……一個地方辦公事。

波 什麼地方?

佐 你問這些幹什麼?(將手設波左肩)

田 (有點難看) 司令不要什麼罷?

佐 不要(田下)

波 問問又有什麼要緊哩。(將佐手握

着)

佐 不關你的事，何必問呢?(離波到

棹邊)

波 好，好! 我不問啦!(波假意地生氣，將身子向左一偏斜視佐一眼)

佐 嚟，我問你，你在外面得到什麼消息沒有?

波 (驚奇地) 聽說外面的情形很緊急

。(由佐手中接過紙煙。) 支那的

便衣隊來到此地的很不少，恐怕他

們有什麼舉動罷! 我們得提防點兒

。

佐 這，我早知道啦，(靠窗口坐下)

各處都報告，剛才海軍部來的一封信，也是說的這個。疑……時候已經很晚啦！（彈煙灰）你怎麼這時候還跑到我這裏來呢？

波 我一個人，在家裏悶得荒，坐也坐不住，睡也睡不着，（走至棹邊）所以我到你這兒來玩玩（第二個「玩」字聲調長）你怎麼這幾天老不到我那兒去啦！

佐 整天的公事都辦不完，那兒還有閒工夫到你那兒去呢！

波 上午你不是說晚上到我那裏去麼？害得我等了好半天，你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佐 方才，我不是說到一個地方辦公事去了嗎？（握波手）

波 （掙開佐握着手）不！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玩兒啦！

佐 你想 除掉到你那兒，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

波 那麼，剛才到那兒去啦？

佐 你怎麼這麼疑心哩！告訴你罷，我方才是到一個地方開會。

波 我才不相信你那一套呢，你一天到晚都是會。

佐 今天是有關軍事行動的會議，我怎麼能不出席參加哩，要是平常那些不關重要的會，我才懶得去呢！

波 人家爲你一天到晚的工作，忙得什麼似的也得不到你一點兒的安慰！（生氣似的走到收音機旁，佐隨之）

佐 我知道你爲我很辛苦，實在也怪我太忙了，簡直抽不出一點工夫，（逼近波）噯！一哩，哩！你生氣啦！噯！真的跟我生氣嗎？噯！這生什麼氣呢？（轉波身）

波 …… 哼！（笑）

田 （推門見二人正溫存，有點難堪，假裝咳嗽，欲退出，被佐叫回）

佐 做什麼？

田 報告司令，岡本隊長來了。

佐 好！請他進來罷！（田下）

波 他，噯，（顧慮地）這時跑來幹什麼？

佐 噯（看波一眼）大概有要緊的事要商量罷！

波 （拉佐手）我留在這兒，你們談話不方便罷！

佐 沒有關係，你就待在這兒。（鬆手迎岡）

岡 （進，脫帽鞠躬）司令！

佐 （對波）你來！我來跟你們介紹（指岡）這位是憲兵司令部的岡本隊長。

波 （鞠躬）岡本隊長。

佐 （對岡指波）這是情報員文波女士！

岡 （驚訝）這就是你常提的文波女士嗎？

佐 （點頭）是的！

岡 文波女士——你對於工作，真是太努力大盡職啦！

佐 咱們大家坐下來談罷！（三人就位）（對岡）外面情形還好嗎？（波一面吸煙，一面注視着二人的行動。）

岡 當然是很嚴重，不過佈置得還周密。

佐 還有什麼別的事嗎？

岡 噯，我是特地來……（見波在不便往下說）

佐 （見狀）我們到內室去談談罷！

岡 （佐岡起身）

波 （對波）真對不起！……

岡 沒有什麼！

波 （佐岡入內室，波漫步移手內室門偷聽，杰身影在窗口現，波復移至

窗口，二人用氣音談話……)

杰、窗外身影，怎樣樣啦？

你，你說，（將波臉擡起，被波打開。）

波、（向內室注視，不見動靜，謹慎小心地對窗外黑影說）軍事計劃書，確實在抽屜裏……鑰匙……

波、你又有什麼大不了的，文件，值得人家這樣費心！

波、（仍生氣地）既是這樣，為什麼剛才談話要避我哩，我一來，你把抽屜什麼都鎖得緊緊的，好像防賊似的。

內室有腳步聲，杰影退，波歸原位，（稍待）文波女士，你還待待一會兒罷！我要先走了！

波、（抵嘴）與你毫不相干，好！坐下別生氣罷！（擡波坐下）

波、這，你也怪我啦！岡本隊長人家怎麼會知道我你的關係哩我們說的話，方才不都告訴你了，再說鎖抽屜也是防着別人呀，你，有什麼重要，我值得瞞着你呢？，要不信，我把抽屜開給你瞧。（想抽屜）

（起身）再見！

波、我當然知道，你想，除了你，有誰可以在我這裏隨便來去呢？你不是跟我說，（繞沙發後）等戰爭結束，一塊見到東京，我們怎麼今天晚上……（波故意生氣似的起立）

波、（轉臉忍不住笑起來，急奔前跳上辦公桌抱着佐時一吻情感地）啊！你對我真是太好了！（乘機騙過佐手中鑰匙，玩弄後，費掉上），（坐掉上）

再見！（送岡下，回身波問道）你們在裏邊談些什麼？

波、我的脾氣嗎？咱們倆的關係……這，我當然知道，你想，除了你，有誰可以在我這裏隨便來去呢？你不是跟我說，（繞沙發後）等戰爭結束，一塊見到東京，我們怎麼今天晚上……（波故意生氣似的起立）

波、（轉臉忍不住笑起來，急奔前跳上辦公桌抱着佐時一吻情感地）啊！你對我真是太好了！（乘機騙過佐手中鑰匙，玩弄後，費掉上），（坐掉上）

他來報告，說又發現支那人組織了什麼恐怖黨，（走至棹邊）專門用暗殺的手段對付我們，而且有人整天圍繞在我的前後左右，想偷我的文件，和軍事計劃書，叫我常心和我親近來往的人……（轉身視波）

波、（有驚恐狀）你相信真會有這樣的事嗎？（走近佐將手搭在佐肩上）

波、（有驚恐狀）你相信真會有這樣的事嗎？（走近佐將手搭在佐肩上）

許會有的！

波、（眼斜視着佐）跟你親近的人，你都疑心嗎？

波、（眼斜視着佐）跟你親近的人，你都疑心嗎？

（猶疑）嘿，嘿，這……很難說。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突然立起）好！我走了，省得叫你疑心。（波欲走被佐攔阻）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見田進難堪）誰叫你進來的，下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波、（迎上去）這真太寬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對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你問我的事情我那一件沒有告訴



去！

田 (無奈下。波與佐互視，彼此一笑)

(佐乘田下順手關門。波由棹上跳下，對佐一笑後，將室內燈閉，引誘佐入內室。)

(幕後雷，雨，風聲漸起，杰身影復現，乘機輕輕跳進室內，手持電筒，在室內摸索。電光照在抽屜上，突然發現鑰匙一把，迅速奔往，將文件及計劃書取出後，仍回窗口逸去。)(幕後突然一陣沉重的爆炸聲，緊接田在外面叩門)

田

(在門外)司令，司令！

(雷，雨，風聲大作，室內電鈴又響着不停)

田

(仍在門外叩門)司令！司令！

(幕後雷，雨，風聲漸緩，突然街上警車亂馳，警笛也響成一片，警車燈在窗前旋顯旋逝，各聲逐漸低！佐與波由內室出，佐開室內燈後，並整理服裝)

波

(看錶)時候真的不早了，我該走了！

佐

我派人送你回去罷！

波 不要 我走啦！

田

(在外面突然叩門並大聲的)司令快開門！司令快開門！(焦急開門，田上)

佐

你叫什麼？下去！

田

(被斥不敢言)

佐

送文波女士到門口，(田與波下)

(幕後遠遠的響着警笛，佐欲叫玉田，忽電話響)

佐

(回身按電)喂 那兒，什麼，嘿，憲兵司令剛本隊長，我是佐藤，什麼？你剛才打電話沒有接啊，對不起，啊，出了事啊，什麼事情？

……會場被炸，傷了多少人？確實的消息，你還不知道麼？那麼趕快派人，嚴密搜捕！啊，已經派好四隊人了！……啊 好罷。(正欲放聽筒，忽收音報告)

「天津日本軍用電台緊急報告

：第一件報告今晚十一時四十分，東馬路天津治安維持會內均突然被人投彈炸毀，會長白雲生先生當場斃命，委員帶輕重傷者十餘人，分送醫院療治，兇手逃走，軍警正合力嚴密搜捕中。第二件報告 十二時五十分日本駐屯司令藤井少將車行東南城角，被恐怖份子投中猛烈

之爆炸彈，身受重傷，由隨從武官

伴福民醫院就醫，車夫當場炸斃，兇手乘一九三九「汽車逃逸，軍警正合力追捕中。」

佐

我得立刻派人去幫助追捕。(提筆欲書，見抽屜內文件被盜大驚，看自己的鑰匙仍在棹上 按電鈴見

田不應，大喊。)玉田！玉田！(幕後有警笛和鎗聲。)

田

(外應聲，慌張進)什麼事？

佐

趕快派人把文波追回來！

田

啊，什麼？

佐

別多問，快去！(發現地下窗口有腳的痕跡，咬牙考慮，忽收音機報告)

告)

天津日本軍用電台緊急報告：

藤井少將在福民醫院傷重斃命，刺客越車企圖由北馬路逃逸，被軍警圍捕，格鬥至數分鐘，最後該刺客竟畏罪自殺拒捕，屍體在維持會委員公館柴堆發現，年約二十七歲，身體高大，車上屍身搜查並無任何文件，僅得白郎林手鎗兩把！當局希冀軍警人員特別留意者，憲兵部在出事地點拾得重要標記一件，正面印有「紅色馬」圖記，反面印

有英文字母R.H.爲「紅色馬」之縮寫。此標記定爲恐怖黨黨證。此後如發現有人攜帶類似標記者即可拘捕，刺客同黨陰謀計劃已發發現，官廳正設法搜捕中。又確悉該恐怖黨又名灰色黨，領袖爲一女性，年約二十餘歲。善交際，能操流利日語與高麗話，常化裝成摩登小姐與軍政要人來往甚密，傳聞該女子爲支那著名女間諜之化身。  
 佐 (自語) 灰色黨的領袖，是一女性，能操流利日語，能說高麗話，是支那著名的女間諜，好，你們用這樣的毒辣手段對待我。(波上)(擊掉)好！灰色黨你是我的死對頭，我在三天之內把你們殺個乾淨，你們不知道我佐藤的利害！  
 波 (推門進，機警地走近佐聲地) 你叫我回來幹什麼？(望了望佐) 罷！你有什麼事？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佐 我的軍事計劃書，被人偷走了！剛才不是還在的嗎？  
 波 被偷的時間，是我們倆在裏屋的時候。  
 佐 嗚呀！好厲害，怎麼那麼快呀！這件事不但有關係到個人的生命，而且也關係到晉南整個皇軍的命的全，至少在今天的晚上，要查出灰色黨的機關在什麼地方才好！文波你得幫我的忙！

波 我當然盡我的全力幫助你……  
 (電話響)  
 佐 (正欲接電話，田上。)  
 田 報告！司令！  
 佐 什麼事？  
 田 在附近抓到嫌疑犯一名。  
 佐 真的嗎？  
 田 身上搜出電筒一個，手槍一把，文件一卷。  
 佐 帶進來！(接電話)喂！你是岡本嗎？什麼？呵！當心的計劃書……知道了……會場被炸的情形……我已經聽見報告了……我有一件緊急的事情，要和你商量，請你馬上到我這裏來一趟，好！再見！  
 (田帶上)  
 波 (着雨衣戴雨帽進，不語)  
 佐 (在旁大驚)(田呈杰物)  
 杰 (雙手捧計畫書狂笑)我的計畫書又回來了，噫！(驚奇地)R.H.，紅色馬。(厲聲)你是誰？  
 波 (在沙發後注視嫌疑犯)  
 杰 (不語。)  
 波 爲什麼不開口，把他帽子扔掉。(玉田卸杰帽)  
 杰 (大驚)士杰！是你(冷笑)嗚！嗚！文波！原來是你弟弟！  
 波 (驚訝不止，但仍保持鎮定)呵！士杰！是你！嗚！  
 杰 你借着你姐姐和我的關係，在我這裏隨便出入，我把你當自己人，給

你很重要的職務，原來你是個奸細，你以前給我報告的那些秘密的消息都是假造的……灰色黨員是你，圍繞在我的左右是你，謀害我的是你，偷我的文件也是你，嗚嗚，(冷笑)你對得起你的姐姐，你對得起我，你對得起你的皇軍，你對得起了你的……  
 杰 嗚，我現在可以老實告訴你，以前給你報告的消息，都是假的，只有我的姐姐，那是一個機東西對你才是真心哩。(波由沙發移步出，面部緊張)而且我本來就不是日本……  
 波 (急速上前打杰一個耳光)住嘴！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的，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佐藤司令，背叛了皇軍……你做了支那人的狗，反來咬我們，你這喪心病狂的東西，(向佐)把你的手槍給我，(欲乘機拿佐槍，被佐用手推開)我非打死他不可！……  
 佐 別忙！你真是個小孩子，我還要問問他！  
 波 (又轉向杰)我恨你，我要把你……我要掐死你……  
 佐 (將波拉在一旁)別亂動，(將波拉在一旁)  
 波 (假意地)佐藤，從現在起我不認他是我的弟弟了。你立刻可以把他槍斃！(靠背沙發不動)  
 佐 你先坐在那兒，士杰！到了現在，

我看你也不必隱瞞了，把一切實在的情形告訴我。我看你姐姐的面，也許我可以原諒你的！紅色馬的組織是什麼？有多少人，多少錢，秘密機關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計劃？

杰（怒目視佐，冷笑一陣）你笑什麼？

杰（不理）

杰（不理）快說！

杰（不理）哼，你不要馬上說出來，我的刑法的利害，你是知道的……（拿出鎗在掉上一拍，轉身向裏，波乘機拿起皮夾）

杰（猶疑）好！現在我告訴你罷！

杰（驚訝）（態度緩和）好！你說罷！

杰（不理）你要知道些什麼？

杰（不理）紅色馬！

杰（不理）你知道紅色馬這個名詞怎麼講嗎？

杰（不理）不知道，你講罷！

杰（不理）我們的團體灰色黨是死的集團，我們的標記「紅色馬」！同時又是血的象徵，我們，要以死來拯救祖國的危亡！同時要用血來創造新中國的永生，不論你的刑法有多麼利害，（以下聲音逐漸提高）就是我把我的身體打成肉泥，把我的骨頭燒成乾灰，（頓氣）也別想從我的嘴裏逼出一個字的真消息，現在你聽

明白了嗎，我就是灰色黨！

（隱雷聲漸起）

杰（大生氣，拿出手鎗對杰。）混蛋！你還不識抬舉的東西，你再要說，我就打死你，（厲聲）說，快說！

杰（抬頭挺胸一種屈強不屈樣子）

杰（玉田！立刻推下去槍斃！）（轉身走向辦公桌）

杰（突出手鎗挺佐背）別動！舉起手來！

杰（雙手舉起）什麼？

杰（別動！

杰（奔上前將佐鎗搶下）

杰（大驚）哎呀！不好了！（轉身欲下）

杰（上前一舉將田擊昏在地）

杰（轉身退在一旁）灰色黨的領袖「紅色馬」就是你，文波！

杰（你把我當作高麗人，日本人，我都不是，我是你們的死對頭，我是中國人，（雷，雨，風漸強）我中了你們的計了。

杰（我們趕快走罷！

杰（你待把這兩個混蛋綁起來！

杰（指著田腿）綁腿！

杰（杰正欲趨前解田綁腿，佐乘機由杰穿上拿槍，二人鬥至一團，波持鎗欲擊佐助杰，又恐誤傷杰，正進退兩難時，突然又有叩門聲，波驚

，急避至衣架後，藉雨衣遮身，稍待岡本隊長進，見狀大驚，出槍急叫：「司令！司令！」杰聞聲見狀起立！佐揮指指杰：「他就是灰色黨！」

岡（對杰）手舉起來，動一動要你的狗命！

波（持鎗迅速由雨衣出在岡本背後，手舉起來動一動，也要你的狗命！）

岡（岡驚急舉手，波乘機取下手鎗，佐此時忽發現桌上有槍急取之擊杰。）

杰（冷笑）沒有子彈！（佐氣鬆手鎗墜地，波持雙槍注視岡，佐，杰急解玉田綁腿。正捆綁間，突電台報告！）

日本軍用電台緊急報告：確悉灰色黨領袖為支那著名女間諜之化身，年齡二十餘歲，善交際，能操流利日語與高麗語，常化裝摩登小姐與軍政要人來往甚密，官廳正設法搜捕中，希望各要人嚴密留意協同拘捕，恐怖份子最近不難肅清。

（報告畢）

（指內室）推進出！

（持槍逼二人入內室擊斃）

（雷，雨，風聲大起）

（將二人逼進內室斃之）

（拉開抽屜，取出軍事計劃書，文件。）

（隨手閉室內燈。）

（室內黑暗，雷，雨，風聲，警車聲，由近而遠，二人仍由窗口退，幕徐落。）

抗敵戲劇第八隊

## 在湖南的一年

丁浪

## 一，我們的工作態度

我們一羣，三十個戲劇工作者參加進了這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當然我們是拿我們的戲劇來服務抗戰的，不過同樣重要的我們是有一個理想，（民族演劇的建立）我們要為這理想的實現而奮鬥的。

我們決不自私；  
我們決不自滿。

我們要在羣衆中學習，我們要向很多工作同志學習，同時，我們是儘着我們的力量去幫助幼小的團體，幼小的同志的，我們已經很深切的認識：要實現我們的理想也是需要成千成萬的工作同志一起來努力的。

在這一年里，我們是一貫的這樣做的。  
以後，也還是要這樣做的。

## 二，我們的工作經過概述

總政治部收編了我們以後，就把「上海救亡演劇第八隊」改為「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我們也就離開了武漢。

先到湖南衡山再到衡陽。

在衡陽留下了六個月——這一個階段是我們曾大大小小演出了五六十次，在演出的性質上講，有「徵募寒衣及訪

毒面具」的，有「慰勞傷兵」的，有「義賣獻金」的，有「徵募傷兵棉被」的……這許多次的演出里，在精神與物質上，我們得到了不少的收穫，直接間接的貢獻給了國家不少東西，這是我們深信的。（也是事實如此的）

爲了前線需要，我們自己要求着上平江前線勞軍，在那甲，會經過四個師部，我們曾在戰壕里去慰問士兵，也會在離敵人三里的地方演戲。

經過了一個月，我們回到南嶽，參加軍訓部游擊幹部訓練班工作，游擊班是集中全國各戰區的軍事政治的幹部施以訓練的時代產物，在這里，我們不但可以擴大戲劇影響佈于全國，並且我們可以向這許多同學們得到不少的戲劇材料。

爲了「七七」我們奉令第二次到長沙，（在火後，也曾到過一次長沙了，爲了救災）在長沙，我們曾用一貫的工作精神，工作態度去影響與幫助其他團體，尤其在提高演劇技術闡除有毒戲劇理論上，我們更是加緊工作的。曾和好幾個團體舉行座談會，討論到今後戰劇工作者努力的路向，以及一般同志對抗戰戲劇深度的了解與認識。

曾有一個時候，抗劇二隊、一隊、九隊都在衡陽，我們召集了個座談會，除了檢討幾隊的工作外，更確定了我們工作理想的實施辦法，我們要向舊劇地方戲學習，也是那個時候有計劃的實行開始的。

最近，又是冬天了，又論到徵募寒衣，我們又在衡陽，二隊也在，並且田漢先生的平官隊也到了！我們聯合了公演幾天，在戲劇水平上起了很多作用，改良舊劇（江漢漁歌，新雁山關等田先生作）也博得了他廣大的觀衆，而在平劇方面是加緊的擴大了這個運動。

爲了拍攝「湘北大捷」(田漢編劇，史東山導演)我們二、八隊又奉到了撤退過幾次復興過幾次的劫後長沙。

### 三，戰地演劇

「前線最需要的是精神食糧」我們一到前方，就聽到這一類的话。(其實給了我們啓示)

很多人怕去前線，也有很多人毫無根據的說「前線不能演劇，前線不能創作」，我們的態度與意見正相反，前線是最好的(並且是戰鬥的)演劇地，前線有很豐富的材料，有不少積極的典型人物，正可供我們的創作，「創作貧乏」是不應該的現象，因爲我們多少有經驗的先生作家們都去「隱居」去了，爲甚麼不去戰地，得些實際而具體的材料呢！

再說，文化活動演劇活動前線再需要，我們要加强抗戰力量，動員文化人，演劇工作者到部隊去是必要的(而且要加速努力的)

在前線，我們用一切粗劣的物質條件來演劇，我們也創造了不少演出形式。在前方演劇，工作特別緊張，儘管敵人的炮聲響着，在戒備中，我們的演出是切實而有力的

我們要把演劇活動真正的影響到士兵中去，使他們接受而能應用這一武器——我們戰地演劇的目的也可以說就在這。

戰地演劇在目前是一個頂重要的課題——我們應該把握這一點。

### 四，即時演劇與平時準備

我們的戲劇藝術是反映現實底空間與時間的綜合藝術，爲了我們要急切反映現實，我們應該緊緊把握住現實來開展

戲劇工作。

我們曾在「一二八」作黑影戲的嘗試，爲了追憶「一二八」當初的情景，我們也曾用幕表的辦法來演出集體創作的「今日孤島」。

義賣聲浪中，我們急起直追號召衡陽話劇界作義賣公演，在「八百壯士」楊營長(現爲××補充團團長)的部隊中，我們根據「楊營長的講述與意見來創作一個四幕「八百壯士」，問他部下的士兵同志們演出，效果是加倍的強有力。總理誕辰，我們寫出了「總理像前」，爲了揭破汪派大小漢奸盜用三民主義欺騙民衆這個陰謀，而「突擊」寫成演出。話說說回來，一個演劇團體要能很機動的反映現實，第一必須加強準備工作。

我們反對不顧人力物力的冒險以及粗製濫造，要是積極的適合客觀要求，但是也要顧到主觀力量的。

### 五，寫在最後

寫在最後只有一些希望：

第一、把戲劇擴展到部隊中去，工廠中去，農村中去，要使戲劇成爲大衆自己所有。

第二、必須接受地方戲學的反美傳統，一面吸取歐美戲劇精華，而消化的整理地建立民族演劇。

第三、剷除一切腐化的反動的有害的藝術觀點，建立正確的演劇理論。

第四、創作「新喜劇」「新悲劇」，創造積極的旨定的典型人物。

第五、動員有經驗，有能力的戲劇工作者「下凡」。

第六、基本的，加強戲劇工作者政治認識，藝術修養，嚴肅地生活，嚴肅地工作。

## 怎樣能做到親切

史 亮

假若是一個寂靜的月夜，你一個人坐在房裏，忽然聽到鄰近的一位流浪的青年唱着淒涼的曲調；假設是流亡曲罷！你會很容易地被他的歌聲所感動，隨着調子的節奏，詞句的描寫，你不知不覺的會感覺到胸前有一塊重的東西在壓着。若是你也是由淪陷區逃出來的話，說不定你會更受感動。情不自禁地淚珠一滴一滴地落下來。

由這樣的一個例子，說明了些甚麼呢？

在歌者的本身是懷着思念故鄉的情緒，欲借着旋律的表情發洩他的胸懷。而聽者則被他的情緒所感動，當然你若也是由淪陷區裏逃出來的話，這種歌聲，會進一步的引起你追憶你故鄉的一切美麗的情景，自然會禁不住地落下淚來。更簡單的說起來，就是歌者與聽者彼此間是真情流露。同樣地在一齣戲裏，演員的表情有時會很能感動觀眾，能抓住觀眾，隨着演員的情緒，有喜、怒、悲、歡等各種不同的反應。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着表演。相反的，在同樣的一齣戲裏，有時台上在演，而觀眾却漠不關心地在談自己的，鬧自己的。一場戲演完了之後，你問他們看的是甚麼？他們只能搖搖頭地，回答你說不知道。然而，研究其所以造成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情形的原因是甚麼？很明顯地，一個是在表演時有真實的情緒，傳達給觀眾；感動觀眾。一個是沒有真實的情緒，演員只是在台上背台詞，做排定了的刻板動作。所以說惟一的區別就在於真與不真了。

進一步，說明情緒是甚麼？與情緒如何利用在表演上是必要的了。

由前面所舉的例子來解說情緒是甚麼？可以知道為甚麼你會聽到歌聲流下淚來，及在表演時會使觀眾有喜、怒、悲、歡等不同的反應呢？因為當一種優美的表演藝術時，在表演上本身是有情緒的，因了這種真實的情緒，傳達給欣賞者時，（戲劇的欣賞者是觀眾）對他們的神經起了刺激的作用，刺激是快樂的，他們所反應出來的情緒也就是快樂的了；悲哀的刺激，反應出來的情緒就是沈鬱的了。這說明了情緒就是神經對刺激的反應。當時在流浪者的本身內在的潛伏情緒，被淒涼歌詞的喚起，與音樂、節奏的激發，將內在的情緒激發出來了，這種情緒借了歌曲而表達出來，成爲一種能夠傳達情緒的藝術創造。在表演的藝術上，又何嘗不是這樣？當演員接到劇本時，首先對他所擔任的角色，加一番研究的工夫，對某角色的身份，社會的地位，以及所處的環境——等問題都加以分析。然後再進一步是要探覺角色的內在情緒是怎樣的；是懷着思家的情緒

嗎？這是樂天主義者，所抱的快樂的情緒呢？……以及在劇情的連續發展中，對他有些什麼樣的刺激，對刺激的反應是怎樣的。許是同樣的一個刺激，對於身份不同，或環境不同的人，他應有的反應是怎樣的。能瞭解了這些條件之後，再讓演員的自身所曾經歷的環境中，選出適當的情緒或反應拿來應用，或者應用觀察中所有的適當情緒，要是經驗中，同觀察中都沒有合用的，那麼演員就須要情已自閱歷的所有，來創造其所無，大量地引用出來。這樣所演出的人物是有情緒的，而對於情緒的反應是正確的。所以人物也就有血有肉，有靈魂。才夠得上說「表演藝術」。因為藝術是情緒的感染，當然藝術的技術也就對觀衆的神經起對刺激的反應作用。

歸納上面所說的，可以知道情緒有內在與外來的兩種：流浪者本身所懷的思念家鄉的情緒是內在的。一個劇中人也由他本身的內在情緒。例如說：劇中人是一個剛剛成年的青年，在他的胸懷中必定有對女子愛慕的內在情緒，這兩種內在的情緒是主觀的。但是流浪者與劇中人的內在情緒藉了聲音的抑揚，與名詞的停頓及動作的緩速等表達出來後，再刺激到他們的欣賞者時（無論音樂的或戲劇的），由反應面生的情緒就是外來的了。隨了歌聲及表演的刺激不同，他們反應出了各種不同的情緒，這些情緒的反應，是由于外來的刺激條件（客觀條件）變化而決定他們的反應的。

在許多劇團裏，演員們多不注意情緒，或者說是不注重情緒的利用。當他們上台時只知道自己做戲，對於同一場的演員並不加以注意，所以隨到他們做戲時，往往是不自然的。欠理由。觀衆常批評說是不像，但是知道表演的人批評起來，就說是動作沒有準備，或準備不夠。可是再約個地分析後，就可以知道所謂沒有準備，或準備不夠，不外是情緒的發展不夠，或者是外來的刺激沒有全部接受，所以反應出來的緒不能達到正確。或是內在的情緒沒有發揮恰當。高演劇水準的常兒是不容易的。

## 來 將 興 在 現 去 過 的 社 劇 建 抗 安 永

志 競 林

提起永安的劇運，我們可以很大膽地講一句話，這要歸功於國師的同學，——現在抗建劇運的第二工作隊。因為這開拓的工作，是國師的同學所首先負起的。這我們不用誇講，如果有人願意找出這個史實來作證，那我們可以請他去訪問幾個地方——如下渡村、大湖、貢川——那許多地方尚留存着不少的史蹟呢。

當盧溝橋的烽火燃起了民族自救的火炬了後，第二年的春天，國師的一羣就往西遷移，投入作爲戰時省會的現在永安的懷抱。當那個時候，永安處在山巒重重的內地，一切都未曾趕上時代，人們也許把它目爲「待開闢的處女地」。國師的同學來到這里，便就努力地開闢這處女地。因爲大家是年青力壯，大家有的是熱力，大家齊一的志願是抗敵救國，大家決定以永安爲出發點，作普遍喚起民衆的宣傳工作。正好國師同學於「七七」之後成立了「吼聲劇社」，於是大家熱血奔放着，以藝術鬥士的精神，努力幹起抗建的工作來。曾經排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線去」，「不識字的菩薩」，「活在上海的人們」，「出發之前」，「通敵」，「東北的一角」，「打鬼子去」……等廿餘劇，在公共體育場，以及大鄉村如下渡村、吉山、黃屋、西澤、大湖、貢川等處，那民衆都有熱烈的反應，從此抗建劇運的種子便深植在民衆的心田，以至現在永安劇運的永無止息，民衆對欣賞戲劇水準的提高，

，都定有原因的。

不久，閩師由王校長秀南接辦，同時擔任永安抗敵後援會宣傳工作團團長，於是即在團的底下組織抗敵劇社，而把閩師的吼聲劇社社員和永安實小的實小劇社社員鑄合起來，同時邀請地方上劇人參加以求充實。

抗建劇社成立之後，正在準備着更大規模，更有系統的工作時，不料突然來了個慘痛的事蹟，那就是五月九日敵機慘炸了閩師的校舍，迫着同學們離開永安城到廿里外的鄉村去，因此在工作上就增了許多難題。

但是，事實是這樣困難，而我們却不因此而稍鬆着工作，當抗建第二週年紀念日快要到來的時候，我們便開始以雷可秀在東北奮鬥犧牲的血的史蹟的「鳳凰城」來準備紀念，我們在炎陽淫威之下，在敵機空襲之下忙碌地工作着，終於在七月五號六號演出於永安劇場，至成績雖沒有如預期地那樣收穫，可是內心可以自慰的，是我們已經盡了相當的力量了，因為在一日三警報之下沒法排演，只有等晚間來工作，那末大家總要過了午夜才得休息，而一清早又得爬起來了。在工作時毫無倦容，而返校後病倒的竟有十分七八哩！

在廿八年秋季，因為人員多數在鄉下，所以事實上活動較難，只好在鄉下做「打游擊」的工作，一有機會，便分爲數小組深入農村去，如「九一八」紀念日，十一月十二日，而在大湖，則差不多每星期有一次戲劇演出。

在廿九年元旦，曾經在實驗小學舉行一次以蕭奸爲中心的演出，劇目是「秋陽」和「民族公敵」，在「一二八」的時候，我們又演出了「雪地忠魂」與「烙印」，「最後一計」。這是我們在廿九年開始的紀錄。

現在，我們因爲取工作上的便利起見，特分爲兩個工作隊，第一工作隊駐在城里，以富於戲劇興趣之公務人員爲中心，而請葉祖彬君主其事，閩師同學則住鄉下，以林競志君負責。但在可能範圍和需要的時候，那又是更要合攏來的。

本團擔負工作的時間快兩年了，雖然時間很短，但我們無不求工作之開展，無時不希望將這精力貢獻出來。現在抗戰快三週年了，離最後勝利的时间一天天近了，我們希望在最近能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演出，作爲勝利之前奏，但惜布景道具很有限！我們正力謀克服這難關，等這難題解決，那末我們的工作便可較順利的開展了。

· 編主羣洗 ·	
刊 月 劇 戲	
內容精彩	名家執筆
十餘萬言	圖片廿幅
全年一兩元正	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加一)	
預訂：	訂閱處：
	江西上饒
	第×戰區政治部
	戲劇月刊社





# 嶺上梅

獨幕劇

陳啓肅

時 抗戰中。

地 梅莊。

人 徐松壽

三十八歲，老成提重，喜怒不形於色。

徐露芸

松壽妻，三十六歲，有決心，有勇氣。

徐淑英

松壽女，十八歲，天真爛漫，正直果敢，富感情。

老張

二十一歲，松壽僕，穩重有謀劃。

僕人

岡木大佐

杉森參謀

偽縣長鄧國維

偽公安局長史可忠

偽教育局長殷贊助

日憲兵四人

松壽的客廳，台右一門通外，台左

一門通內。台中靠後是一列長窗，把窗門打開，可看遠近樓樓的梅海，房中陳列很雅潔。

松壽和露芸對坐着，松壽拿着一本線裝書，在讀出師表，露芸在做針線。

露芸（以下簡稱芸）老張今天一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哩。

松壽（以下簡稱壽）大概也快回來了。

芸 是你教他出去？

壽 是的。

芸 叫他到那兒去？

壽 到東學華伯伯家裏去。

芸 怎麼去了這麼久？

壽 大概有事情纏住了。

淑英捧着一枝紅梅，跳跳蹦蹦地跑進來。

淑英（以下簡稱英）爸爸，媽媽，你們看，多麼美！多麼香！（揚着手中的梅花。）

壽（放下手中的書看着她）

芸（停了手中的針線，微笑着）淑英這孩子真淘氣，十八歲的大姑娘了，整天的在外面亂跑，這枝花兒又不知道是那個荒山僻野裏採回來的

英（歡在她母親身上）噢，媽！我聽你有點兒糊塗了，你怪我整天在外邊兒跑，難道要我躲在房裏，做個繭房的小姐嗎？

芸（笑着）對了，我錯怪你了，假如你整天躲在房裏，就招不到女婿了

壽（看着他們，笑着。）

英（像是生氣的）噢！媽媽老三老四地隨口亂說，我可不能依你！

芸 不依我什麼，難道你不肯嫁人？

英 媽，你真是，越講越糊塗了。（手裏的花枝，無心地刺痛了她母親。）

芸 啊，噢，啊！你這孩子，還不給我把手放下，刺得我好痛！

英 哎呀，真的刺痛了嗎？刺在那兒？

英 哎呀，真的刺痛了嗎？刺在那兒？

指給我瞧。讓我來撫摸撫摸。(用手去摸那母親的手臂。)

芸 算了罷，算了罷，好個泥人的小姐！(推開女兒。)

(淑英捧花，唱着歌，走向棹前，把梅花裝入瓶中，邊裝邊唱，裝了半天，覺得這樣不好，那樣更不好，所以裝來裝去沒有裝成功。)

壽 (看他裝了半天，看得好笑起來) 癡孩子，裝來裝去，裝了半天，還沒有裝好嗎？你來，我有話跟你說。

芸 (放下花) 來了，來了。(跑到松壽面前，雙手叉腰)(作京劇說白) 敬問父親大人有何吩咐？

壽 (看他的樣子更加好笑了) 哈，哈！好一個油嘴小丑，來，我告訴你，這幾天來城裏面的風聲不好，說不定日本鬼子要上這兒來。你還是在家中坐坐，看看書，寫寫字的好，不要出外亂跑。萬一在外邊兒碰到了鬼子，那就……

英 爸，你怕鬼子，我不怕鬼子！

壽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英 (不高興地) 那麼，這是什麼問題呢？我好好的在上海讀書，你老遠

地派老張來接我回來。我說：「上海一時陷落是不緊要的，一切都會恢復起來，學校關了門，將來總要重新開課的。要不然，書讀不成，不妨做宣傳工作去，再不然加入游擊隊，總比呆在家的好。」你老不相信我的話，逼着我回來。回來沒事做，悶得發昏！老實說，在這樣沉悶味兒的家裏，讀書是讀不進，寫字也寫不成，我不比你有一麼一副鎮定的功夫，假如此地沒有東西梅嶺可以爬爬，赤楓崖可以玩玩，碧玉江可以盪船釣魚的話，我早就悶死了。

芸 (想截斷她女兒的話) 淑兒，你怎麼了，這樣捉摸你父親？

英 (可是他連珠砲似的。) 再說罷，日本鬼子要上這兒來幹嗎？他們來賞梅嗎？他們那兒敢出城來？他們不怕游擊隊嗎？上次他們胆包了身，去探張家村，結果來了三十六個的鬼子，逃回去的只有四個，其餘的都送了終；這個數調還不夠嗎？張家離城不到五里，都這樣子？他們那兒敢上離城四十里的梅村來？梅村全鎮還不滿三百家人家，他們

佔據了，也有什麼用處呢？(站在地父親面前，突然止住了，看着她父親，好像有慚愧自己太過火了。)

壽 (毫不生氣地，執着她的手) 你說完了嗎？

英 (求饒地) 爸，請你饒了我，我太過火了。

壽 (正色地) 我並沒有生氣。少年人總是有脾氣的。激於愛國熱情而發出來的脾氣是好脾氣。(母女二人聽到好脾氣三字，頓時一聲笑了出來。)

——我們正需要這種蓬蓬勃勃的朝氣。青年們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肯多想，一切事情並不加以深長的考慮，一鼓作氣地蠻幹，運氣好，居然成功，運氣不好，總難免失敗。我並不是不知道愛國，「一、二八」的時候，我在上海奔走救國，幾乎把命都送掉了——這事情你可問你的母親，她知道得很詳細——可是這一次的中日戰爭，上一次的完全相同，我們應當隨機更變我們的應付策略。我所以要叫你回家來，當然有我的道理：第一，上海租界裏雖然比較的安全，但

是我不願想你托庇在外國人的勢力之下；第二，我很想念著你，我們相距六七百里路，雖然可以通信，究竟彼此放不下心，不如全家團聚的好；第三，你母親在此地太寂寞了，有的時候我又有事情到別地方去，好幾天不能回家，你回來了，可以陪伴你母親。至于你的學業，現在上海學校暫時又不開學，就是勉強開學，在敵人的壓迫之下，絕對辦不好的，你何妨回到家裏來？我書房裏有的是書，同你所學的性質相同或是相近的，你儘可以拿來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問我。假如若參加游擊隊，在國民一份子的立場上說，我不應當阻止你，但在家長的立場說，我勸你不必加入。你或且會懷疑到我私而忘公，把家庭看得重，國家看得輕。但是你不能這樣想，我絕對不會忘記了國家的；我所以勸你，甚至于強迫你不加入游擊隊，我當然有非常大的理由，可是我在現在還不能對你宣布我的理由。

英（靜思片時，吞吞吐吐地）爸，我當然相信你是一位愛國的人，不過

……

壽（緊接骨間）不過什麼？

英（囁囁着低聲地）爸，我想問你一件事，先求你不要生氣，不然的話，我不敢問你。

壽（坦白地）你說呀！我絕對不會生氣。不過什麼？

英（思索一下，小心地）不過——梅莊裏的人都傳說你在三天之前到城裏去，是去看日軍的領袖，當然了，我相信這是謠言。

壽（直率地）這不是謠言，都是事實。

英（同時吃驚）唔，你去看了！

壽（更直率地）我是去看日軍聯隊長岡本大佐的。

英（奇怪地）為什麼你去看他？

壽（差不多與母親同時，有點氣憤地）怎麼你去這種人？

英（緊接着）那是什麼事情？

壽（緊接着）那是什麼事情？

英（氣憤憤地）爸，你知道我是愛你敬重你的，但是我更敬重更愛惜你的名譽！

壽（站起，嚴正地）但是，你得知道，我愛惜我自己的名譽，是跟愛惜你一樣的！

英（怕他父女吵嘴，直截住她）淑英，你這孩子，少說一兩句好不好？

壽（轉向松壽）你這位爸爸，倒有點兒言行不一了，剛剛說，激於愛國熱情而發出來的脾氣是好脾氣，怎麼現在爲了淑英的好脾氣，反而生氣起來了？

英（知道妻子是爲他父女倆打圓場，所以勉強一笑。）

壽（乘此羞羞，拍拍她母親的肩，笑着）媽媽，我說不過爸爸的時候，你要來幫我。

英（也笑着）那當然了，假如爸爸欺侮你，我會幫你的。

壽（坐下）好，好，你們母女兩個人，一起來算計我。

英（離算計你呢？難道——）

壽（我才想哩，難道自己的妻子也算計丈夫罷？（看他女兒）女兒也許說不定，將來嫁了人，有了丈夫，就忘記了爸爸了。）

英（爸真的，你怎麼也說這種話呢？

(松遠還未答覆之前，老張進來。)

老張 (問老張) 怎麼，你一早就到華老爺家裏，到現在才回來。

老張 (以下簡稱張) (看他一眼，恭敬地) 是的，老爺，因為過江的時候，渡船在對岸，等了許久，才盪過來。

華老爺說什麼沒有？

(使一眼色) 華老爺說，他的少姐這幾天悶極了，要請我們太太跟小姐，現在就過江去，到華老爺府裏去玩幾天。

(轉向老張) 你們去罷？

(看着老張母親，躊躇欲試地)

我……(注視着松遠)

華老爺說，請太太小姐馬上就去，他已經把午飯預備好了。

那麼，你們就去玩幾天罷。

(懷疑地) 不過……

淑英，你不是常常說着，要到隔江去看華伯伯的大女兒少誠嗎？華家住在雲山第一峯的山麓，恰好在碧玉江的旁邊。這幾天天氣這樣好，大概那一邊的梅花開得比這兒還要美麗，今天華伯伯忽然來請你們去

，你就和媽媽去玩幾天罷。

英 (看老張母親一眼，抑耐不住自己喜歡的感情) 好，好！我們馬上就去罷。

但是，你不去罷呢？

我還有點兒事情要料理，不能陪你們過江，不過在傍晚的時候，我也許可以過去的。

(懷疑地) 你既然有事情不能一起去，我們為什麼不改一天再去呢？

那又何必呢？我早上不能去，下午不可以去嗎？老張不是說，他們都把午飯預備好了，等着你們罷？

(看着他，其時) 可是……

你們就去罷，我教老張送你到江邊

爸爸下午也得來呀！

那當然了。

媽媽，我們就換衣服去。

你們趕緊去，太晚了，一到人家裏就吃午飯，有點兒不好。

(淑英推着媽入左門。)

(看他們進去，立刻轉身，緊張地)

怎樣？

準來的。

酒菜預備好了？

華會兒就會抬來。

記住，一步一歩的來，不要急，不要慌張。

我記得的。

那東西在你身上。

(摸摸身上) 你放心。

好了，那麼你就送他們到江邊，等渡船開去再回頭來。

是，我知道的。

(對老張說) 華老爺走了，出。

我現在去了，你下午一定來。

我一定去的。

爸爸，我先去了。

好的。(轉向張) 老張，你送太太

跟小姐到江邊。

是，老爺。

我，去他送，這是一點兒的路，何必派人送？

有人送總好點兒。

我不派人送。

為什麼呢？

不必老張送了，這一點兒的路，我會打聽的。

(懷疑一下) 也好，隨你們的便。

那我也去。

你們去罷！

英 爸爸下午也得去呀。  
張 我去的。

張 (笑，向右門下。)(喜送出門口，些時，轉身來。)  
老張，趕快收拾房子。

(大家在整理着房間，些時，松壽看着房子裏，覺得可以了，但是有一個角裏面裏一團花盆，似乎好看些，便對老張：)

老張，到外邊兒去，尋一盆梅花來，裝在這兒！(指室的一角。)

張 (看看)好。  
(老張出。)

(松壽看看這道，不覺撫額微笑，吟着岳飛的滿江紅一詞。)

怒髮衝冠，  
憑欄處，

瀟瀟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長嘯，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請張賜，  
請未嘗；

臣子恨，  
何時滅？

駕長車，  
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

(當他還未唱完的時候，老張抱着一個花盆走了入來。)

張 來了，來了！(急急把花盆捧好。)

(松壽走出門，老張在房收拾濟楚，些時，岡木大佐等入，憲兵隨後。)

岡木大佐 (以下簡稱岡)(向憲兵)你們在外邊侍候，不必在此地！

憲兵們 (立正)

我已預備下酒席了，你們到外邊兒去喝酒。

憲兵們 是！(退)

岡 (笑向松壽)松壽兄，你瞧，我沒有失信，雖然忙得慌，還是如期下鄉來。

張 (裝作苦笑)承大佐光臨，真是不勝欣幸之至！(九十度的鞠躬。)

岡 噫！噫！噫！(向松壽兄弟兩兄弟套見禮？不但我自己來，而且還邀了許多人家，現在，給你們介紹介紹。)

(介紹東實。)(松壽恭謹已然是熟人，這位是鄂國華先生，此是新任的縣長。)

啊，縣長，父母官今兒也光臨寒舍來了。

偽縣長 (以下簡稱縣)松壽太客氣了，兄弟們來這有許多事情要借重於你的，請不多指教，哈哈……

松壽 歡迎！

這位是公安局長史可忠先生，這位是教育局長殷贊勳先生。

真仰。仰。

(松壽大張坐，老張獻茶煙。)

今天承蒙上國貴賓和本國貴賓蒞臨草舍，委實是蓬華生輝，兄弟特備一杯美酒，承蒙位貴光，真是感激得根。敬請先生進梅花，今天天氣這

麼好，梅花又開得這麼茂盛，兄弟想把今天這大宴會叫做梅花會。不知道請位的意見如何？

這是好極了。

岡 壽翁真是風雅人物。  
縣 壽翁恐怕是林和靖九牛轉世的罷！

哈哈！

偽教育局長（以下簡稱教）壽公，宋朝謝枋說得好：「幾身修得到梅花」，我公身居小梅莊，鄰近東西梅嶺，將雅集於梅菴，人間清福，爲君享受盡矣了。  
縣 妻梅而子鶴，嫂夫人見之亦當生妬！

教 何況今日席間有上國之名將，中華之驍士，躊躇一電，實爲東亞盛事！

偽公安局長（以下簡稱公）（口吶似地）

這真是所會雅人雅……雅……壽公真是風，風流極了。

岡（視他一眼）呃！

教（急接上掩飾之）假如後人有將我們這次的盛會紀錄起來，那個真是一段風流佳話哩。

壽（引岡木到窗門口，指點酒向外看，他們隨後）你們看，這邊是東梅嶺，那邊是西梅嶺，兩座山構成一座「回」字形，中間凹進去的地方是赤楓崖。你們瞧，除了低處是楓樹，兩個山都蓋滿了梅花，風吹花

動，花枝招搖，雖然沒有柳浪那麼風害，却也看得見起伏擺動，花香就在這一起一伏當中，好像生了翅膀一樣，騰空而起。哦，大佐！哦，杉森詩翁，我們看着這一幅生動的赤錦，鼻嗅着這陣幽遠的清香，誰說我們的靈魂不振翼而飛呢？

杉森（以下簡稱參）徐先生說得好。

岡（不住點頭）大佐，聽說你遊過無錫的梅園，當你在萬花叢中，步上香雪海大廳，俯視全國三萬多枝的紅白梅花，近觀則白玉與珊瑚與白玉交錯，遠眺則太湖如鏡，風帆似鷗，你一定有出塵之想。現在東西梅嶺橫亘十多里，七十多里都是梅花，此處雖沒有太湖，却有這條碧玉江，你看它的綠色，這樣的嬌嫩，稱不得碧玉嗎？以此美境和梅園相比，正是大巫見小巫了。我們又身居高處，豈不要羽化而登仙嗎？可惜今兒不下雪，不然的話，白雪紅梅，多少皎豔，我們高據此地，此風刺骨，真叫做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了。

岡（贊嘆地）仙乎，仙乎！徐先生說得太好了，不愧爲大詩人。

參 小弟一定把徐先生的意思，敷色成詩。

壽 我們現在我們大家來講幾句詩，倒是有趣的事兒。

岡 好極了，好極了，兄弟一定奉陪，不過兄弟對於中國詩太外行了，只不過是胡謔幾句。

壽 豈敢豈敢。

參（傲然地）在大詩翁面前，連我也有點兒不敢。

壽 杉森先生的詩，我早就佩服的。

縣（虛謙地）可是，小弟不敢班門弄斧。

教 狗尾續貂，貽笑大方，壽公不要見笑。

壽 大家太客氣了。

公（窘態）那可不敢，壽公可別算我在內。

壽（微笑）何妨一試，大家都不過是胡亂講幾句。

公（更窘）不贊不贊，咱拿手鎗倒是慣事，拿筆，不知怎麼手就抖，連個斗大的丁字都寫不上，老實說，詩是什麼樣兒的，咱可從來沒有看見過。

壽 哈哈，史先生說笑罷了。

公 不是笑話，這是真的了……（還想說下去。）

（用手牽他衣袖。）

（瞧他一眼。）

（轉圈）公，對江那幾座山是什麼山？

詩 我們對面這座山叫做雲山第一峯，再向西一點，那座最低的，是雲山第二峯，它的旁邊那座，奇突不凡，是第三峯；第四峯活像一個碩大無比的土饅頭。第一峯最高，一千二百尺；第二峯最低，五百尺；其餘兩峯，一個一千尺，一個八百尺。雲山之後，隱隱約約的還有帶青山，那是疑龍山，從此渡江到疑龍山，僅有三四十里路，正所謂「望見山，走殺馬」了。

（贊賞地）支那的風景是美麗的。

（太息地）可惜我們這般子孫不爭氣，弄的一團糟。

（在他們談論的時候，老張和另外一個僕人已排列酒席，此時，老張向壽：）

老爺，可以上席了！

（向岡木）是時候了，我們可以吃飯了嗎？

岡 好，好。

壽 （對張）你就叫他們上席！還有，外面的幾位憲兵，也另外弄一席給他們。

張 是的。（鞠躬下。）

（徐松壽請大家就坐，老張把酒來斟滿。）

壽 （讓）請坐請坐，儘慢得很。

大家 多謝 多謝！

（大家坐好，壽立起來。）

壽 （拿酒在手）今天承諸位降臨，松壽非常榮幸！我們雖然是極熱的朋友，但是理不可缺，我當了上國貴賓之前，先勸了這一杯，我再先嘗各色碟子，然後請諸位放胆用。

哈，哈，哈！徐先生太多心了！

（松壽叫了酒，在各色碟子裏嚐一點菜後，然後把杯照大家：）

請大家乾了這一杯。大佐，請先乾！

（拿杯），我當然要乾的。（乾）

（把杯向參）參謀？

（杉參幹了，然後大家也都乾了，松壽坐下，老張又斟酒。）

（站起，向大家）現在，敝人有——點意見要報告給大家，就是我們這一帶十幾縣雖然已經明了世界大勢，和大日本帝國親善合作，在民政方面，還缺少一位總望隆重，學識淵博的人做領袖，去指導，去監督一切，敝人欲向大日本政府推薦徐松壽先生為這縣縣的督政專員，諸君以為如何？

大家 那是再好沒有了。

好極了，好極了。

再適當也沒有了。

（虛讓地）兄弟材難，萬萬不會勝任！

這個人選，當然非兄莫屬。

（大家正在讓讓的時候，突然門被衝開了，衝進兩個人人家，大家都吃了一驚，岡木先站起來，向身上拔槍，大家也都站起，松壽轉身一看，却原來是露露淑淑英母女二人，由是再轉身向大家招手。）

請坐，請坐，是內人跟小女！

（吐了一口氣）原來是尊夫人和令千金！

（大家剛鬆一口氣，坐下來時候，他母女兩人搶到松壽面前。）

（我指着松壽，氣憤了地叱道）你麼我們渡江去，却原來是要幹這賣

英 輝勾當！中華民國那一處對不起你，你情願當漢奸？你利令智昏，要想在槍尖上跳舞！我看，在這塊染着成千成萬同胞的血的土地上，你成夠立足到甚麼時候？從今以後，你不再是我的丈夫了，也不是淑英的父親，你是中華民國的奸賊，是我們的敵人！你這時……（聲淚俱下，全身發抖。）

英 （截住她母親的話，向前）媽媽，跟這種狼心狗肺的人有甚麼話好說？你聽着，我來教訓他！

英 （她氣沖沖地搶上一步，左右開弓把松壽攔了兩記耳光，老張急向前，一把攔住了她，她追身唾了老張一口，大喝一聲：）

英 你這隻走狗的走狗，你敢動！（轉向大家）你們是人還是畜生！是人還是鬼！在這光化日之下，竟然敢出來！（大家驚得呆了。）

英 （叫着，生氣地）老張，快快把他們押下來，綁起來，等我完了席再跟他們算賬！

英 （老張一隻手一把，將她們推出去，松壽也立起來幫老張推他們出去，推到門口，低低地在老張耳伴說了兩口，因為他母女二人在混鬧着，故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出去了，松壽回來，恢復原坐。）

英 （向胡參等）這兩個潑婦，簡直發瘋了，胡說八道，侮辱了上帝！（

張 向大家拱手）一切求諸公海涵，等下，我一定要極嚴厲地來處罰他們。

張 （像是口訥地）這……這……這是不緊要的。

張 （大家驚魂未定，噤吧似地坐着。）

張 我奉敬諸公一杯，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舉起酒杯）哦，不得，酒冷了。（向外）來人，遞酒來！

張 （捧了一支酒盞遞來）來了，來了。

張 （松壽接過酒盞，老張把每人面前的冷酒倒掉，松壽就斟上，到松壽自己，老張來倒冷酒：）

張 讓我自己來。

張 （松壽一轉身，剛好碰到老張伸出來的手，一下子，把酒盞撞落在地，酒灑了一地。）

張 蓋材！蓋材！這不快去再打一盞來！

張 （松壽用手帕拭衣袖，因為酒污了袖，老張拾酒盞低首湊出。）

張 （對坐他隔位的偽公安局長）史先生，打濕了你衣服沒有？

張 沒有，沒有。

張 （老張又打一盞酒進來，在松壽杯子上斟滿一杯，松壽立起，恭敬地向大家：）

張 剛才的事情，實在對不起得很，現在我特把這一杯酒向諸公道歉，務

張 請各位乾了，如果誰不願杯，便是誰不肯寬恕我！

張 這杯酒我們一定要乾的。

張 （松壽先一口乾了酒，隨着大家也都乾了。松壽就讓大家吃菜，剛吃了幾箸。）

張 怎麼，我頗有點見量？（看着松壽）

張 死，我也……

張 （欲站起來）我，徐……（大家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却先後轉下去，除了松壽與老張，他兩人看着這許多七零八散在地下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些時：）

張 徐，你去喊內子跟小女出來罷！

張 （突然英像了起來，立正，行軍禮）是，總司令！（退。）

張 （松壽大笑，老張推着他母女進來，他母女倆隨着在罵在掙扎，一連門，淑英咬了老張一口，老張咬了一聲，放了手，他們正想向前發脾氣，但是看到房中情形，都詫異起來。）

張 這是怎麼一回事？

張 （笑着，指張）你們去問他。

張 （搶向前，聽着脚）老張！老張！快講！快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 （對英，微笑着）你這個孩子，還要老張長老張短地胡說，你趕快先拿他一頓「張司令」！





# 國內動態

## ·草燃·

雷聲劇壇最近頗形熱鬧。上海業餘劇人演出「寒上風雲」；中國萬歲劇團演出一國之主；最近組織成立之國際劇社演出「黑地獄」；國立劇校旅渝公演「蛟變」；從軍樂「岳飛」等劇。

貴陽民教館民衆劇團，繼「魔窟」之後公演洪深之「寄生草」。成行賴拉敵劇團參加成都各界建軍官慰團，沿成渝路工作月餘，演出十五場「包得行」，數場小戲，總計觀衆約五萬餘人。

西北電影製片廠現實劇社，近擬陸續演出「紅櫻槍」「夜鶯」「海嘯」「空襲」等劇。

洗翠在桂林，用舊劇形式，寫一討汪劇本，於桂林南華劇場，用桂劇形式演出，導演者爲歐陽予倩。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四隊在第五戰區演過「鳳凰城」，並幫助朝鮮義勇隊演「阿哩浪」與「朝鮮的兒女」之後，即赴第一線工作。

新演劇月刊停刊已久，現已由上海雜誌公司繼續出版，編輯者仍爲章泯，寫「虹」兩君。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青年劇社，由淪赴蓉，演出「夜光杯」「一年間」「殘霧」「黑暗世界」。

教育部戲劇組舉行全國戲劇文物展覽會。金華東南戲劇月刊社爲籌募經費，擬演出谷劍塵著之「暴風雨前夜」（即梅子姑娘）。

正中書局出版之抗戰戲劇叢書，除「古城烽火」外，現又出一「戰時戲劇講座」。

亦常陸續出版。新型街劇集「兩村」，尙有抗戰獨幕劇選，及曹禺先生之「黑字二十八」，江西縣縣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主催，七大團體爲招待各界，第二次聯合公演。

公演「鳳凰城」。雷雨「日出」作者曹禺新著四幕抗戰諷刺劇「蛟變」已脫稿。現由國立劇校排練，張駿祥擔任導演。

成都抗委會政治部神農劇團內部已改組，陳治策任團長，黃每毅任總幹事。第三戰區挺進第一縱隊政治部抗敵劇團，曾在皖贛浙各地演出「魔窟」「蛟變」。

牛數報「羅明之一江兩恨」。

### 本 書 消 息

#### ·草燃·

教育廳巡迴戰時劇團，實行調整組織，改稱民衆教育第一巡迴演劇團，以戲劇工作爲主，委林舒諒爲團長，原任團長陳啓超調離服務。

軍管區巡迴話劇隊，巡迴西北工作，在重慶演出「悔不當初」四幕劇，及國語劇「炸藥」「最後一顆手榴彈」「壯丁」等。

南平軍政部××補訓處教育隊，於四月十二日假該處大禮堂表演「魔窟」，招待新兵，該劇由陳大禹導演，改編爲三幕劇。

建陽抗敵劇團，正積極排演「暴金花」，最近可以演出。

南平新創之大成劇團，於四月二十日在公共體育場表演「獨子從軍」，觀衆甚多。

建甌師範區戲劇隊，四月初演出吳祖光編之四幕劇「鳳凰城」，二十一日晚又公演「代用品」「何必呢」等獨幕劇。

省戰地工作隊第二分隊，在政和表演話劇，劇目爲「王大嫂」「歸首」。

閩侯特黨部政治部戰時服務團，自去年十一月間赴閩南一帶工作，返三元

後，即趕辦王夢鳩之三幕劇「生命之花」，於四月六、七、八、三日公演，招待駐軍各機關公務人員與民衆。

教育部徵求抗戰劇本，業經終審完竣，本省劇人陳啓庸所作之「生死線」五幕劇，經錄取爲第五名，獲獎金一百五十元。

福建省抗戰後援會抗敵劇團，爲加強組織，擴大範圍，改名稱爲「福建省抗敵劇團」，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

省抗敵劇團在福州爲勵進社、閩侯社會服務處徵募基金，公演陳白塵編劇，許超然導演之四幕劇「魔窟」，復於四月十七、十九兩日，爲春曉舞軍運動演出谷劍塵編劇，沈雲驥演之四幕抗戰建國劇「牛頭嶺」。

省抗敵劇團，××師戰時服務團，省戰工團，三團體聯合公演，劇目爲「魔窟」一「牛頭嶺」一「風凰城」，連演三天，觀衆頗踴躍，最後一日演「風凰城」，並招待各國駐閩領事，以作國際宣傳。

附於永安版福建民報，陳啓庸主編之一戲劇「，附於南方日報，舒謙主編之一戲劇「，均因故先後停刊。

福州，超然在福州版福建民報編一戲劇「，於一月出兩期，現已出至第二期。

福州，月出兩期，現已出至第二期。

鄭天宇、寸斤、林浪等，在福州等組一劇團。

詔安縣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第九次公演吳帆改編之五幕國防劇「還我河山」，由鄭步青執行導演。

### 時事半月刊

錄日期二十第 卷三第

### 戰地通訊

期九第 卷三第

戰工動態	抗戰二年來的戲劇工作	行都對蘇音變廣播記	雨、國之末日(特稿)	狼狽(個版漫畫)	青年之改造與復興民族	敵人侵略的動向與對策
戰爭難避	蘇聯對我擴大援助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戰爭難避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汪逆汪逆

蔣委員長五屆國委會休會辭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蔣委員長五屆國委會休會辭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蔣委員長五屆國委會休會辭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三、阿部來華與敵國二以戰養戰(政策)(中)	二、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四、南向北我軍克復重要城鎮(時)

行發登輯編  
 部傳官會援後敵抗省建福  
 各省全及部本城連：處售經  
 局書大：處售經  
 版出日一月五年九廿國民華中

# 東南戲劇二卷一期要目預告

劇人道德律

建立新演劇理論體系

開展今後劇運

論舞台效果

目前劇運中的幾個問題

劇 送征人(對話劇)

本 醉生夢死(諷刺劇)

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

通 「三兄弟」演出在桂林

訊 成都劇訊  
戲劇工作在衡陽

一支新軍在訓練中

虞文

汪德

張庚

石叔明

周到

向培良

郭柏霖

君羊

李萍

董每儀

李萍

曩昌煥

主 出 定 社

編 版 閱 址

蔡 東 每 全 半 全

南 期 年 年 年

戲 一 二 十 十 十

劇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一 一 一 一 一

元 角 角 角 角

號 五 十 十 十